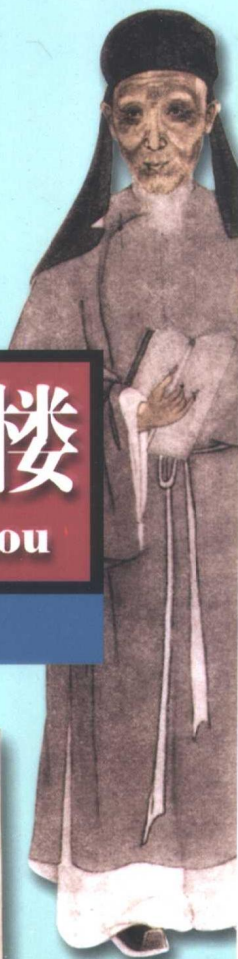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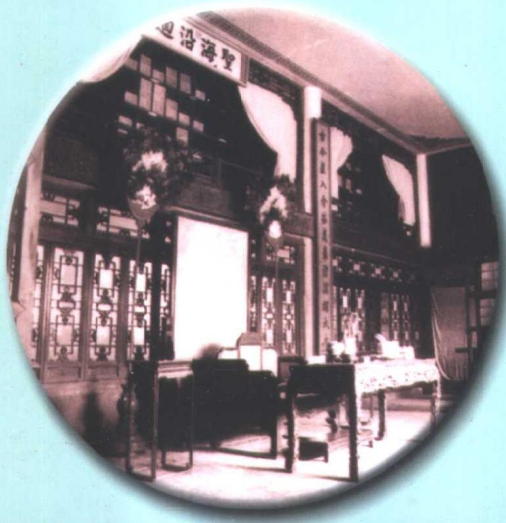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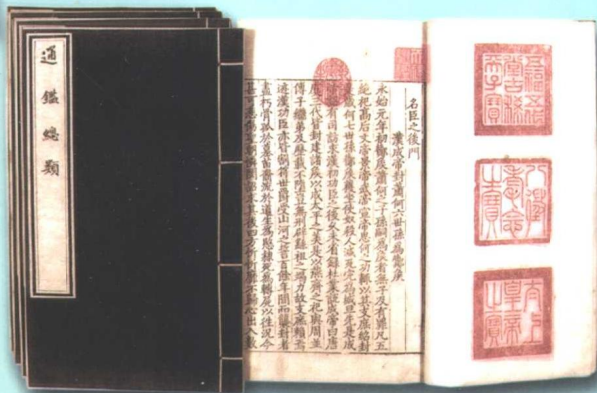
趣谈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趣谈中国藏书楼

QuTanZhongGuoCangShuLou

黄玉淑 于铁丘 编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趣谈中国藏书楼

QUTAN CHINA CANGSHU LOU

黄玉淑 于铁丘 编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趣谈中国藏书楼/黄玉淑,于铁丘编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ISBN7-5306-3659-6

I. 趣... II. ①黄... ②于... III. 藏书楼—概况—中国 IV.G2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12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204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6.00 元

目 录

前 言	1
文字与书	3
藏书楼的种类与官私藏书	12
藏书楼的功能和藏书家的贡献	15
藏书楼的历史局限	30
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藏书事业	34
蔡邕赠书传佳话	36
“开门接宾,诱纳后进”的向朗	41
隋唐五代的藏书事业	43
号称“良史”的藏书家吴兢	45
邺侯插架三万轴——李泌藏书典故	49
契丹王族的藏书家耶律倍与望海堂	52
宋代的藏书事业	57
归来堂上论金石——藏书家伉俪赵明诚与李清照	59
长夏消磨在六经——叶梦得与石林别馆、皕书阁	68

饥当肉兮寒当裘——尤袤与遂初堂	72
明代的藏书事业	78
石室金匱藏宝帙——明代官府藏书楼皇史宬	81
开一代风气的宋濂与青萝山房	88
东里草堂与杨士奇藏书家风	92
“持节边徼,手自雠录”的叶盛与菴竹堂	97
峥嵘一阁魁海宇,斑斑绡帙美东南——天一阁与范钦 ..	102
“得一奇书失一庄”的王世贞与小酉馆	114
“网罗载籍,朱黄雠校无虚日”的赵琦美与脉望馆	117
状元藏书家焦竑与澹园	121
毁家藏书的胡应麟与二酉山房	126
藏书建设之先驱祁承燾与澹生堂	132
“楼以传学,楼以学名”的千顷堂与黄虞稷	141
风飘花露频开卷,日照香奁对校书 ——钱谦益与绛云楼	148
藏书震海内,雕架布环宇——汲古阁与毛晋	156
清代前期的藏书事业	163
著名的皇家善本书库——清宫昭仁殿	170
开后世善本研究之风的钱曾与述古堂	177
“夺依七品官,写我万卷书”的朱彝尊与曝书亭	183
“世衍书香,广刊秘籍”的鲍廷博与知不足斋	188
“似魔似佞又如痴”的黄丕烈与士礼居、百宋一廛	194

从藏书楼走向图书馆——近代的藏书事业	204
完璧归公,千古佳话——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	207
百川归海,溯源知津——北方名楼海源阁	216
不避兵燹,力保书籍——丁氏昆仲与八千卷楼	223
书流扶桑,终成遗憾——归安陆氏皕宋楼	229
中国第一个开放型的私人图书馆	
——古越藏书楼与徐树兰	237
“惠周多士”的盛宣怀与愚斋图书馆	243
“书痴”叶昌炽与治庸室、五百经幢馆	246
亲督建馆的卢靖与木斋图书馆	253
京津藏书大家李盛铎与木犀轩	257
倡公共藏书,捐书不余力的梁鼎芬与葵霜阁	261
“为学博大汪洋”的叶德辉与观古堂	265
传承十余代,家藏成奇迹——张元济与涵芬楼	271
历代私家藏书楼之冠——嘉业堂与刘承幹	277
参考书目	282
后 记	285

前 言

藏书楼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略有些神秘色彩的地方，而且，一般人对这个话题似乎很少系统涉及。实际上，它是泛指我国古代官方机构、民间团体和私人收藏图书文献的建筑物，同时也是书的主人和学者、读书人研读、选录、考订、校雠图书的场所。有些藏书楼主人还根据自己的收藏，从中遴选、整理并刊行了大量书籍。但典藏保管图书文献，确实是它的主要基本功能，所以称之为“藏”书楼。

根据文献典籍记载，我国古代藏书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当时的各类典籍就比较丰富，私人藏书也已经很有规模了。而以王室为主的官方藏书，则更可以追溯到上古的黄帝时代。从那个时期起，中国的藏书事业和各类藏书楼经历了数不尽的岁月沧桑、兵燹动乱、荣衰起伏、朝代嬗替。但它却像长青之藤枝蔓虬劲，脉络丛生而经久不绝，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茑茑卓立达几千年之久。

纵览整个藏书和藏书楼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规律：社会安定，政策宽松，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时期，藏书事业和藏书楼就

发展、繁盛；社会动乱，民生凋敝，文字狱盛，经济、文化、科技发展受到破坏，藏书事业和藏书楼就衰败、枯萎。

现在，古代藏书楼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被近代以来的图书馆代替了。个别保存至今的藏书楼也不再完全具有过去的功能，只是作为某些典籍的保藏地和一种文化的象征，作为文物古迹供人瞻仰凭吊，但它过去在保存、传播古代文化方面，确实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藏书楼本身和它的历史，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作为中华古代文明载体——图书文献典籍的保藏地，古代藏书楼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功不可没，泽及后人。

我国古代的藏书楼除自身是中华古代文明载体的鲜明见证外，其中还包含了历代文人学士的无数精力及心血。他们千方百计地广为搜求图书典籍，悉心妥善地收藏保管，殚精竭虑地披阅研读，精益求精地校讎勘订，严格审慎地遴选迻抄，不惜千金地破资刊布。他们不仅收集、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典籍，同时也整理传播了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其中很多动人的故事足以感召后人。另外，他们在对待藏书的态度上，更是各守其道，千人千面，尽展其个性和品位。今天在阅读他们事迹和逸闻趣事的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古代文人知识分子鲜活的性格与人格。

正因为藏书楼是古代图书文献典籍的集中保藏之处，在讲述藏书楼及其主人的历史时，必然要涉及我国古代书史和古代典籍聚合流散的一些情况，重要典籍的刊布情况。

关于藏书楼和历代藏书家的知识，关于前人在保藏刊布书籍方面的经验和成就，这是每一个热爱祖国文化、热爱知识、热爱书籍的人所应当了解的。

文字与书

我国藏书楼的历史究竟从何时开始,这是一个不好简单回答的问题。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两个前提:即我国从何时开始有了图书文献,因为有了图书文献后,我们的祖先才可能开始有藏书行为;而图书文献的内容又是用文字来记载的,这样必然又要考察我国文字起源的情况。这两个问题,除了依据文献典籍中记载的情况来了解外,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以考古挖掘的实物来证明。

在我国古代典籍《易经·系辞下》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尚书序》中记载:“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后汉书·祭祀志》中也记有“自五帝始有书契”等材料。以上记载的都是我国上古传说时代的情况,虽然从中还无法得出我国文字究竟何时起源的结论,但它们却道出了文字产生的一些条件和规律性的东西。经过专家们考察研究,从记事形式上,它们所叙述的文字产生的

过程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人类自从有了有声语言后,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文字产生前,人类记事经历了结绳、契刻、图画等阶段,最后才产生了原始的文字。

文字与结绳、契刻、图画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用一种符号来对应表示一件事,而文字却不同,它是和人类的有声语言相对应并能记录语言的一种符号。它最后发展到能确切地记录下我们说的每一个言辞(当然,在文字发展的初级阶段,就与语词对应来讲,它可能也有一定的意象性、模糊性,但最终它还是和言语比较严格地对应起来了)。所以,只有文字,才能真正记录下人的语言,进而表述出人的思想。古人发明了文字,是一件了不起的创造。

关于文字,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常常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这就是仓颉造字。

早在战国时期成书的《世本·作篇》中就记载了“仓颉作书”的传说。其他古籍如《荀子》、《吕氏春秋》直到东汉时期王充的《论衡》等书中,均可见到仓颉造字的记载。传说中的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黄帝命令他创制文字,仓颉观察了天文、地理和鸟迹兽蹄,按自然事物的形象制出了文字。可能文字的产生太神妙了,参透了造化的奥秘,以至于“天雨粟,鬼夜哭”。东汉时期大文字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许慎,在他的文字训诂学著作《说文解字》“后叙”中,对这一段传说叙述得较为详细:“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当时许慎时代还没有看到出土的甲骨文实物资料,所以《说文解字》中没有提到甲骨书,而为“书”仅下了“著于竹帛谓之书”的定义。许慎考察了古人造字的规律,总结出了“六书”的理论。“六书”的说法最早见于《周礼》,实际上是古人造字的六种方法。许慎在“后叙”中提

說文解字第十五上

漢 太尉 祭 酒 許 慎 記

宋 右散騎常侍 徐鉉等校定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义萬品以察蓋取諸史爰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

說文十五上

一

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

《說文解字》“后叙”

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按许慎解释，“六书”分别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造字法，已经是文字相当成熟时期的表现了。

仓颉造字的故事只能当做是一种传说，因为从对文字本身的考察来看，很明显不是由某个人独自造成的，而是出于众人之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最后成形的。这从古文字有甲骨文、金文、古籀、大篆等各体和每一个字又有多种异体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证明。如果造字的发明权归于仓颉一人，当然不会出现这

种情况。但可以猜测,仓颉对古代尚处于初期阶段的部分古代形体不一的文字,曾做过一番规范整理工作。《荀子·解蔽》中就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意思就是:古代研究、创制文字的人是很多的,而仓颉之名独能流传,原因是他对古文字做了整理划一的规范工作。

传说和古籍中的零星记载,毕竟只能帮助我们对文字形成的时代和过程进行一些研究与推测,真正能为我们提供确切证据的,还要靠文字实物的考古发现。按照考古学家考古实物发现的绝对年代来排列,发掘出的文字实物有以下一些,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以下介绍最重要的:

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陶器上的刻划符号,郭沫若认为,那已经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但也有很多学者持有不同看法。如果郭沫若的看法成立,汉字的历史就有近六千年。

1987年,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陶尊上的象形文字,已经与甲骨文和金文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它们已经是文字了。这一点得到多数学者公认,其历史距今约五千年。

近年发现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陶器上的刻划文字,为距今四千至四千四百年的夏代文字。

最为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的是,1988年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内,发现了一批上面有刻符的甲骨,有些刻符的形体与安阳殷墟甲骨文相像,经学者研究,指明二者有明显的承递关系,应认定是文字起源的萌芽时期。更令人振奋的是,经考古学家严格测定,这批刻符甲骨距今竟然已有八千年的历史。八千年,可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大家知道,以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文字为古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创造,其历史也不过只有六七千年。

以上典籍记载、传说及考古的实物共同说明,汉字的发生演变源远流长,它是由众多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创造形成

的,其中一些相同或相近的字在不同载体、不同地域的共同使用,则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应用范围和承递关系。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明,中国汉字的起源,至今起码有近五千年的历史了。

我们进一步探讨,所谓“图书”,究竟在我国起源于何时呢?这里首先牵涉到对“图书”的定义问题。什么样的文字载体才能叫做“图书”呢?在我国古代《易经》中就记载有“河出图”、“洛出书”的故事。传说在伏羲时代,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着“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着“洛书”。“图书”这个词最早也是起源于此。

对于“河图”和“洛书”的作用,被后来的文人,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抬得很高。就连孔老夫子也曾说过:“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那么,这里所说的“图”和“书”,和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图书是否是同一种东西呢?

“河图”和“洛书”我们今天还能见到,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代人加工过而流传下来的,是不是其原始面貌已经不得而知。今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只是一系列神奇的符号,其内容究竟何指,还没有确切的结论。但显然这些符号还不能称做文字。因此可以说,它们还不能算做是今天意义上的图书,而它们出现的情况,至今也还是一个谜。

据专家们考察研究推论,我国最早的图书文献应当出现于夏代。专家们得出这个推论的依据是:尽管夏朝的文献实物至今尚未发现,但《史记》和《竹书纪年》中都记载了确切的夏代帝王世系、迁都、筑城情况及上古时期的一些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和经济、文化、现象天文学方面的一些资料,而且与后来殷墟甲骨卜辞中的某些记载相符。这样就使专家认为,这些记载必然要有同样一种原始文献记录作为依据。而且,《尚书·多士》中又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说法。而殷商的先人,与夏代诸王恰好是同时代的人。从中也可推测夏商之际已有“典”、“册”类古图书文献。

实际上,在《左传》、《国语》、《墨子》、《逸周书》等书中也大量提到或个别引用过夏代典籍中的一些内容,并提到夏代典籍的名称,如《夏书》、《夏时》、《禹刑》、《甘誓》、《胤纪》等。其中《甘誓》是经学者们认可的至今保存下来的(保存于《尚书》中)夏代文献。专家们推测,至少到春秋战国时代,《夏书》仍存于世。此外,还可以从夏时的天文历法农业知识、夏末有关地震陨石的文字记录,得到夏代已有典籍的旁证。

在《吕氏春秋》及《国语》中,明确记载了夏代有太史和典籍的内容。《吕氏春秋·先识览》中有“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的记载;《国语·晋语》中有“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的记载。前者是说夏代至桀时,荒淫暴乱无常,太史令终古拿出夏代先王的“图法”,即记载有关帝王行为规范的典籍,哭着向夏桀进谏。而夏桀一意孤行,暴乱愈甚。最后太史令终古无法可想,又不愿与夏桀俱亡,只好出走投奔了商王。此段记载中,已明确表明夏代不仅有图书典籍——“图法”,而且还有了主管这些典籍的专门官员——“太史”。而后者《国语·晋语》中的记载也说明,在夏商之际已有“典”,并且一直有专门保存它们的人。当然,以上只是一些推论,至今并未有考古实物方面的证明。

图书典籍的产生,同样要有一定的条件。首先当然是要有文字出现,然后还要有书写的物质载体和一定的编排装订形式。最后,从其作用来讲,应当有便于人们查检阅读、易于转移流布等功能。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作为古人书写载体的物质材料是非常丰富的。人类实在是一种爱保留、记录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动物。古代人们差不多在所有能契刻、书写的东西上都留下过文字材料,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古埃及人在泥板、纸草上留下的文字,我国古代人们则利用龟甲、兽骨、陶器、青铜器、石头、竹简、木板、缣帛

等材料来契刻、书写文字，直到后来发明了最理想的书写材料——纸。

在上面所说的这些文字载体材料中，哪些可以称为最早的图书呢？其中具有一定编排装订形式，便于转移携带，便于查检阅读而现在又有考古实物可见的，当推甲骨书。

甲骨书是现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书籍，至今已有三千五百多年。它们记录了夏朝晚期和殷商时代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祭祀、农业、牧业、狩猎、天文、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等资料。之所以说它们已经可以被称为古代图书，是因为它们已经从零散文字档案过渡到具有编排存放或串装成册的书册形成。

甲骨书的被发现在当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十九世纪后半叶，河南安阳县西北小屯村（这一带正是商朝后期的首都，商灭亡后成为一片废墟，称“殷墟”）的农民在翻土时，常发现一些零星的甲骨片，因中药本草中就记录有一种叫“龙骨”的药材，所以这些甲骨片也被当做“龙骨”被药商所收购，认为它们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当时收购价格非常低廉，一斤才值几个铜板，而且药商不要带字的“龙骨”，凡有字者，都被当地农民用铲将字削去。块小或字多不易铲去者，都被扔到枯井中。就这样一连卖了有三十多年，后来一些古董商发现了上面的文字，开始收存当做文物，辗转流卖到京津地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这些上面有细微刻划文字的破碎骨片，他意识到这些东西的文物价值，最先开始搜集。后来，王懿荣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奉命总办团练，“都门陷，投园池以殉”。其子出卖家中故物，这批收藏物转到了《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手中。刘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寓所中，将自己的收藏拿给朋友罗振玉欣赏。罗振玉具备丰富的金石文字学知识，他看过后认为这批带字甲骨片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极力怂恿刘鹗将它们拓印问世。刘鹗便从中选择了一部分，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石印出版，书名为《铁云藏龟》，共六



甲骨文

册,拓印甲骨一千零五十八片。这是甲骨文字第一次拓印成书面世,堪称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甲骨文字不仅东汉时著《说文解字》的许慎没有见到过,就连远在春秋末期的孔老夫子也没有见过。

殷墟甲骨出土后，在郑州二里冈和西安张家坡、山西洪洞县坊堆村也都发现过甲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陕西周原地区又发现了较大规模的周代甲骨共一万五千余片。

在上面提到的这些甲骨片中，有一些在固定的地方钻有很精致的小孔。后来发现这些小孔是为了用绳子将它们一片片串起来而钻出的。串成一串的片片甲骨片，是有一定顺序的。另外，在安阳小屯村YH127坑出土的甲骨上，也发现了“册三，册凡三”的字样，这证明了当时确实有将甲骨按序编串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一种古老的编排装订形式，成串的甲骨上面记载的是同一类事而且次序井然，不容混乱，它们是作为档案来保存的。

更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几片穿成串的甲骨放在地上，侧看上去，它的形状很像古文字中的“册”字（甲骨文中“册”字作“𠔁”）。而且这些甲骨串已经具有易于搬移、便于收藏和便于随时翻检阅读的特点，已经有了固定的专门收藏地点，决非处于无序散乱的状态。

通过以上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有根据地得出结论：甲骨书，已经初步具有了“书”的性质，因此应当承认它是一种古代的书。

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够发现比甲骨书更早的书，虽然有学者推测，殷商时代与甲骨同时很可能有竹、帛等载体的图书典籍存在，但因竹帛类东西容易腐朽，实物传至今天几乎没有，甲骨书也就成为我国现存最古的书。

有了书，就产生了藏书活动，于是，我们所关注的“藏书楼”就开始出现了。